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中奖彩票

〔阿根廷〕胡利奥·柯塔萨尔著

胡真才译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中 奖 彩 票

[阿根廷]胡利奥·柯塔萨尔著 胡真才译

(滇)新登字 01 号

JULIO CORTAZAR

LOS PREMIOS

根据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南美洲出版社1982年第16版译出

装帧设计：张守义

作家画像：高莽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中 奖 彩 票

〔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 著

胡真才译

责任编辑：郭素芹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四川省温江人民印刷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375 字数：342000

1993年10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1—6500

ISBN7-222-01359-8/I·330 定价：13.65元



胡利奧·科塔薩爾

高莽 画

译者小传

胡真才，男，1950年生于陕西省旬阳县。1972年入西安外国语学院学习西班牙语，1975年毕业并分配到国家版本图书馆工作。1977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评为助理编辑，从此开始西班牙语国家文学的编辑出版工作。同年被接纳为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会员。1986年获编辑职称。1988~1990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与哲学系进修语言和文学。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工作。从事专业工作以来，先后编辑出版了《庭长夫人》、《玛丽亚》、《广漠的世界》、《咫尺天堂》等十余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长篇小说。此外，译介拉丁美洲中短篇小说及撰写书籍评论文章多篇。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云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拉丁美洲文学在世界文坛上异军突起，一代优秀作家脱颖而出，他们一个个才华横溢，思想活跃。在文学创作上，他们大胆变革，刻意求新，创造出了一大批构思新颖奇特、情节扑朔迷离、技巧精湛娴熟的好作品，终于把拉丁美洲文学推上了当代文学的高峰，产生了令人炫目的“文学爆炸”。而本书作者胡利奥·科塔萨尔则被公认为这一“文学爆炸”的先驱之一，并被同时代的著名作家们亲切地尊称为“老师”，由此可见其独特的才能和动人的魅力。

—

胡利奥·科塔萨尔1914年8月26日生于布塞鲁尔一个阿根廷外交官家庭。1919年随家迁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不久，父亲离家出走，一去不返。破碎的家庭在科塔萨尔的幼小心灵上投下了一层阴影，导致了他孤独内向、胆怯羞涩的性格。幸而母亲精通法语且喜好文学，科塔萨尔在她的熏陶下，自幼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七岁便开始阅读法语和西班牙语书籍，以此排

遭孤独和烦恼。

1932年，科塔萨尔中学毕业，在工作中仍刻苦自学。1934年，他考取了阿科斯塔师范学院文学系，在路易斯·博尔赫斯指导下专修欧美文学。一年后因经济拮据而辍学，去一乡村中学教书。在此期间，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并开始业余创作。1938年，受聘于门多萨省库约大学，讲授法国文学，至1943年因政局动荡而失掉这一职业，随之也失去了安稳的生活环境，因而饱尝了担惊受怕、颠沛流离之苦。1946年，他辗转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阿根廷书籍委员会谋到一个职业。1951年前往巴黎进修文学，并从此侨居巴黎，在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员的同时，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文学创作生涯。他的暮年病魔缠身，晚景凄凉。1980年他出版了最后一部短篇小说集，《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这个集子可视为作者对自己人生和创作所进行的反思和总结。1984年2月12日，他在巴黎逝世。

二

《中奖彩票》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60年11月。它通过一群彩票中奖者的一次奇特而荒诞的海上旅行，辛辣地讽刺了现实生活中的荒唐、混乱，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戒备，以及人们冷漠、迷惘和朝不虑夕的精神状态。

本书首先是一部讽喻小说，作者运用“现实与幻想自然融汇”的艺术手法，描写了一次神秘莫测的旅行。小说一开始是中奖者赶赴“伦敦酒吧”，准备乘船旅行，然而，他们对旅行的可能性却深怀疑虑；从酒吧到北方港码头，分明有游览车可乘坐，但游览车却不开到酒吧来，偏偏停在距酒吧七、八个街区的卡维尔多博物馆后侧，让旅客们穿街过巷步行到游览车跟

前，并在昏暗的夜色中登上游览车，又在阴森可怖的气氛中过海关上游船。船在海上航行中，旅客们又遇上了一系列不解之谜：经过一夜航行，第二天清晨，人们惊异地发现游船停泊在距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不远的吉尔梅斯对面，于是大家纷纷议论和猜测，旅客们既不知道船长是谁，也不知道旅行的时间有多长，更不知道航行的目的地在哪里。稍后，旅客们又发觉游船当局禁止他们去船尾，几个盛怒的旅客便四处搜寻通往船尾的途径，然而，所有的门都被封闭或把守着。航行的第一天午后，当拉乌尔和费利佩去底舱寻找通往船尾的道路时，竟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装有三支手枪和多发子弹的白铁盒子。他们将铁盒带回寝舱。后来他们靠了这三支手枪得以闯入船尾。但冲突之后，他们放回壁橱的手枪却又不翼而飞。当然，最令他们烦恼的谜是船尾：尽管梅德拉诺、拉乌尔等人终于闯入船尾，可他们看到的只是一片空旷的甲板……

作者的讽喻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他把这群人物安排在一艘漂荡在茫茫大海中的游船上描写，也是为了以这种特殊场景来表现不同阶层的人在非常时期的真实心理与行动；而那“禁止跨越船尾”的古怪命令，则是统治阶级专横跋扈、愚弄人民的一个象征。为了突出统治阶级对人的精神和心理的巨大压力，作者在描绘上述一系列神秘怪事的同时，着力渲染了一种可怖的氛围。这种气氛是一种邪恶的力量，它主宰着人的思想和行为，操纵着人的命运。在它面前，人显得那么渺小、软弱和可怜，他们受到命运的播弄，而又无可奈何。这就是《中奖彩票》的主题思想，而这一主题思想的确立，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

本世纪来，阿根廷一直是个群雄争霸、政变迭起的国家，人民长期处于军阀统治之下。到了四五十年代，军事独裁政府推行了若干改良主义措施，制定了一些劳工保护法，使劳

动人民在经济上得到了一定的实惠；但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实行高压政策，限制言论自由，迫害民主人士，流放进步作家，因而使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陷入一种迷惘、空虚和悲观失望的精神状态。这一状态反映在小说中，充分体现在几个主要人物身上。

梅德拉诺和克劳迪娅都是有文化有教养的知识分子，过着优裕的物质生活，但他们却觉得一切都毫无意义，一切都是那么虚伪和空洞，现实不可捉摸，未来难以预料，心中总是充塞着一种孤独、苦闷和恐惧的感觉。梅德拉诺是个中年单身男子，他的生活百无聊赖，他常想干一点事情，却又不知道该干什么，他似乎在组合一副在桌子上摔成千百块的智力游戏图，因为他把生活比作一副智力游戏图，每一天便是游戏图中的一个彩色小木块，他觉得日子是那样地混杂，一部分过去的痛快日子像一根刺似的扎入现在和未来，眼下的自由没有前因和后果，正如他的一生没有美好的回忆和憧憬。他经常忧心忡忡，苦苦思索，当他找不出事物之间的联系时，便怀疑联系，认为联系就是没有联系，因为一切事物都是一体或者同一件事，进而对生活采取一种虚无主义态度。但是，当形势逼迫他作出关键性的抉择时，他又能毫不犹豫地为自己所追求的目标而献身。

克劳迪娅是个离了婚的中年妇女，她离婚是为了摆脱丈夫的束缚和影响，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为了挽救她那所剩无几的自我。她活着，是为了儿子，为了自己的很少几件事：反复听几首音乐、读几本书……其他事情都将腐烂和被埋葬。但是，克劳迪娅又不甘沉默，她在努力探索人生，体验社会，她有一种唯新是追，唯奇是趋的心理，她认为，荒谬的现实更值得细细玩味，她说，前途未卜也是一种冒险，它很平凡却又充满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会变得十分有价值，假如眼下

的时刻具有某种特殊的滋味，那是因为未来为现在作了调味品，克劳迪娅尽管生活在百无聊赖中，她却有一颗浮躁不安的心，她竭力想表现自己，增强个人意识，显示自己的存在，她对未来充满期待和好奇。她的思想代表了当代拉美知识分子的一种心理，也是作者思想情绪的表露。

洛佩斯对自己的生活、工作及爱情尚感到满意，觉得自己毫无卑微之感。但他时常梦见自己的一个朋友当了部长，他痛心地感到人人当部长，唯独他不能当，因而在他睡着的时候，便觉得自己是个可怜的不幸者。在这里，他视现实为梦幻，又把梦幻当现实，浑浑噩噩地生活在梦幻与现实的交织之中。其他如拉乌尔、帕乌拉等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失去了人的价值和自我意识，沦为自己的异己者。

佩西奥是作者笔下的一个神秘人物，他与旅客们很少接触，但他也在努力跨越船尾，只不过这种跨越属于另一个领域，属于他的思维和想象。佩西奥是远距离、全方位地看问题的，他把旅客看成一个整体，将他们比作一个星座。他认为满天星象是一个巨大而深奥的谜，永远解不开的谜，故此，这群旅客之于他，也是一个不解之谜。他的九章独白，有次序地分布在全书中，对事件发展的每一个步骤起阐释和总结作用。

科塔萨尔除了着意描绘荒谬可怖的环境气氛，竭力挖掘阴暗怪诞的人物心理，以达到渲染神秘虚幻的意境之外，还把他锋利的笔触伸向真实、平凡的日常生活。为此，他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刻画了财大气粗、盛气凌人的老资产者堂加洛，老成持重、思想正统的中学教员雷斯特利，胆小怕事、书生气十足的小职员卢西奥，庸俗自私而又硬充高雅的小资产阶级特雷霍一家以及粗鲁无知而又古道热肠的小市民青年长毛绒等另一类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书中的所有人物面貌不同，心态各异，但他们又具有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大家都戴着假面具，说话机械

而枯燥，一味附和他人，因而成为公众舆论的传声筒。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没有稳固的目标，总是受着外在事物的制约，稀里糊涂地生活在既无过去又无未来的矛盾之中，没有理想和追求，只为生活而奔波。当然，作者也写出了人物的积极的一面，即他们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正直、善良，洁身自好，生活得规规矩矩；他们对社会有不平，有怨恨，而且也不逃避现实，并敢于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争取生存权，保持做人的尊严，乃至为此而付出生命代价。小说正是通过对这些不同社会阶层人物的真实描绘，勾勒了一幅色彩明快的现代城市生活风俗画。

三

除《中奖彩票》外，科塔萨尔的重要长篇小说还有《踢石游戏》、《用于武装的62型》和《曼努埃尔记》等，数量虽不多，成就却相当惊人。

1963年发表的《踢石游戏》是其代表作，小说塑造了一个不断追求和探索的人物形象。阿根廷青年奥里维拉怀着对祖国命运的关心，抛弃舒适的生活条件，离开阿根廷到巴黎寻找真理，在巴黎，他与乌拉圭女青年玛佳相爱并同居。奥里维拉和朋友们组成了一个俱乐部，经常聚会畅谈，一同探讨人生真谛，可是他们通过理性所探讨的问题，总也得不出一个结论；而不进行任何思辨的玛佳却不知不觉地生活在自己所认为的真谛之中。巴黎社会的虚伪价值观念和污浊的社会风气使奥里维拉的幻想破灭了，于是，他毅然断绝同玛佳的爱情，重返祖国，开始新的探索，直至失去理智，从窗台上跃跳下楼去。作者把小说取名为《踢石游戏》，表明了作品的追求和探索这

一主题思想。踢石子是一种儿童游戏，即用粉笔在地上划出一幅图形，共有十一个格子，最上一格为“天”，最下一格为“地”，两者之间有九个格子（分排七行），游戏中，要把小石块由“地”格依次踢到“天”格，途中以不踢出格界者为胜。表现在小说中，巴黎为“天”（即小说第一部分“那边”），布宜诺斯艾利斯为“地”（即小说第二部分“这边”），夹在“天”与“地”之间的是小说第三部分（即“其他方面”），小说主人公则象征着石子。他在经历了一番徒劳的探索之后，最终瞄准了画在庭院地上的踢石游戏格子中的“天”格跳了下去，这种“跳下”即为“上天”的思想寓意深刻，它表明了拉丁美洲知识分子顽强追求，不懈探索，失望而不绝望的精神境界，而这种精神正是拉丁美洲的希望之所在。将小说按照踢石游戏的格局加以安排，是作者对小说传统结构的一种突破。作者指出，这部小说有两种读法，第一种是消极读法，按顺序读完第一和第二部分即可，第三部分则略去不读；第二种是积极读法，即跳跃式的阅读，按目录所示，从第73章开始，跳读到第131章结束，也就是把第三部分有机地穿插进去。这种安排给读者设置了一系列悬念、疑点，迫使读者进入小说的意境，成为书中人物和作家在创作上的参与者。科塔萨尔在《中奖彩票》的结束语中说过：“应该将小说之门敞开，以便透进大街上的空气，甚至透进宇宙空间的纯净的光线。”他实践了这一理论，创作了这部前无古人的开放性小说。

《踢石游戏》发表后，立即造成轰动效应，引起了世界文坛的瞩目，评论界一致将它称为西班牙语文学的《尤利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识及感情的最强劲的百科全书”，科塔萨尔也因此成为“美洲的乔伊斯”，被巴尔加斯·略萨称为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之父。他的奇特的创作技巧，无疑为拉丁美洲的新小说开了先河。

《用于武装的62型》发表于1968年，它取材于《踢石游戏》中的第62章。小说为读者提供了众多人物，纷繁事件及多种场景，让读者根据这些素材和角色来编织自己的小说。这部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不及《踢石游戏》。

发表于1973年的《曼努埃尔记》，是科塔萨尔的一部政治小说，目的在于揭露阿根廷军政府的野蛮统治。1970年4月，阿根廷前总统阿兰布鲁被游击队杀害，6月，军人发动政变，推翻在任总统翁加尼亚，其后一段时间里，阿根廷政变频仍，时局动荡，军政府使用跟踪、拘捕、秘密监禁以至拷打暗杀等手段镇压人民，维护其统治。对此，科塔萨尔以笔作武器，愤然创作了这部描写流亡中的拉丁美洲游击队活动的长篇小说，试图用文学这一畅通无阻的渠道，把事实真相告诉阿根廷和拉丁美洲人民。他这种为了人民事业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十分令人敬佩。

四

科塔萨尔早年致力于诗歌创作，他以胡利奥·德尼斯为笔名发表的诗集《仪表》（1938），因受唯美主义影响，诗作文字优美，韵律讲究，但内容空泛，未引起重视。这也许是他后来放弃诗歌创作的原因之一。1949年发表的诗剧《国王们》产生了强烈反响，剧作取材于希腊神话中希腊英雄忒修斯怒斩人身牛首怪物弥诺陶洛斯的故事，但他反其意而用之，将食人生番弥诺陶洛斯写成出类拔萃的诗人，英雄忒修斯则成为传统势力的卫道士，以此抨击传统观念，宣传革新思想，此剧奠定了他后来创作思想的基本倾向。1951年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角斗士》，获得巨大成功，如书名所示，书中故事大多讲述

人与恶势力的搏斗，作品笼罩着一种荒诞恐怖的气氛，反映了阿根廷人民在独裁统治下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恐惧心理。如其中《被占领的房子》，描写姐弟俩在居所里深夜听到野猫的惨叫，随即厨房里有声音，继而卧室中有响动，唬得他们东躲西藏，最后终于逃出门。在《公共汽车》中，一位女护士乘车访友，因没有像其他乘客那样携带一束鲜花而被乘客以至售票员和司机所逼视，使她经历了从惊异到愤怒再到恐惧的情感变化，把一个女青年惶恐不安的胆怯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这部小说集的出版，引起了当局的不满，恰在此时，他获得了法国政府一笔奖学金，于是很快去了巴黎。

在法国侨居的30余年中，他共创作了80多篇短篇小说，分别结集为《游戏的结局》（1956）、《秘密武器》（1959）、《一切火都是火》（1966）及《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1980）等主要短篇小说集出版。《游戏的结局》中的大多数作品仍以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为背景，着力描写阿根廷的荒诞现实和白色恐怖下中小资产阶级的精神状态。在写作手法上则有更大的突破，即通过特殊的艺术手法，把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如《美西蝶》中的主人公从玻璃瓶里的蝶蝶身上看到了他的自我的投影，在这里，无论人物即是蝶蝶，还是人物变成蝶蝶，亦或人物把蝶蝶误认为自己的映像，人物的变形终究是一种象征，它或说明主人公如同动物一般遭受非人待遇，或说明主人公希望自己像蝶蝶一般安全地呆在玻璃瓶里。这种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的描写，正是现实与幻想的巧妙结合。

《秘密武器》中的作品则主要描写了一个被理性蹂躏的世界，其中的人物大多是作者批判的对象。如《好差事》中的弗朗西尼太太，她是一个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的女佣人形象，她的“好差事”只不过是替人看管哈巴狗、充当哭丧妇而已，但

她却心满意足，自得其乐，以至因为一位先生递给她一杯酒而受宠若惊。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令人发指。

《一切火都是火》和《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两部集子是作者的中后期创作，它们通过对更广阔、更普遍的现实的描写，发掘现代人的痛苦心理，从中折射时代和社会的本质特征。其中《猛犸的故事》和《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两篇，可视为作者对自己人生和创作的反思和总结。前者表现主人公寻找寂寞却又不甘寂寞的矛盾心理，后者描写影星格伦达的一些崇拜者为了保持格伦达在他们心目中的完美形象而篡改她主演的影片，结果越改越糟糕的故事。对影星崇拜者的描写，也正是作者对自己文学创作的一种检讨，标志着他创作方法的重大转变，可惜这一转变刚刚开始便因他的去世而告终。

五

秘鲁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曾明确宣称：“拉丁美洲的作家必须首先是政治家、鼓动家、改革家、社会评论家和伦理学家，然后才是作家和艺术家。”我们认为，科塔萨尔既是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又是个超群出众的作家。科塔萨尔出生在欧洲，后来又长期客居欧洲，但他一直关注着拉丁美洲各国的前途和命运，始终与他的祖国保持着联系。50年代他声援古巴革命，其后，他长期同卡斯特罗保持友好关系。自70年代起，他多次返回阿根廷，参加反独裁、反暴力的斗争；他在许多外国报刊杂志上撰文抨击阿根廷军政府以及外国干涉中美洲的粗暴行径，为这些国家的民主和正义事业奔走呼号。他的作品也大都以拉丁美洲，尤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现实生活为题材，有着浓郁的本土色彩。其中，令人难以卒读的《踢石游

戏》是他一生追求的结晶，也是拉丁美洲文化中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中奖彩票》则因其幽默讽刺的笔调和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社会生活入木三分的刻画而至今为他的同胞所喜爱。因此，有评论家认为，科塔萨尔的《踢石游戏》是由于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而可称他的杰作的却是《中奖彩票》。

《中奖彩票》虽然是一部现实性较强的作品，但其严肃深邃的哲理、幽默嘲讽的语言和韵味不尽的神韵，使译者深感棘手和繁难。幸而本书初译稿完成于国外，当时得到了导师及同学的热情帮助，回国后，又经卞双成等朋友加以校改；撰写本“前言”时，参考了陈众议同志的有关研究资料。在此一并向他们致谢。

译者

1991年12月